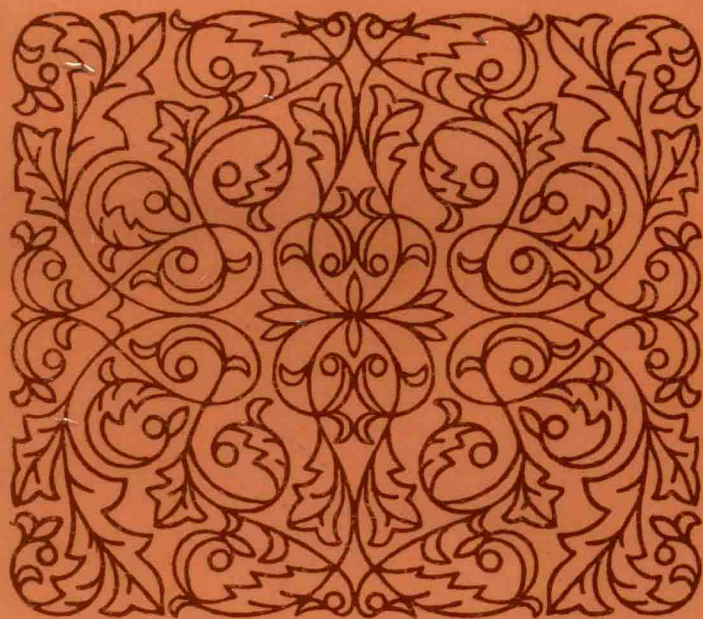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6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6 ·

歷史 · 地理類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左舜生編輯

上海書店

左舜生選輯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目錄

太平天國始末 李秀成……………一

太平軍初破武昌紀事 陳徽言……………五一

太平軍入金陵前後見聞記 張汝南……………七三

江南北大營紀事本末 杜文瀾……………九五

英法聯軍時代之北京景象 吳可讀……………一二五

東方兵事紀略 姚錫光……………一三三

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 闕名……………一四三

臺灣八日記 俞明震……………一五〇

海軍大事記 池仲祐……………一五三

李傅相遊歷各國日記 桃谿漁隱 惺星齋主……………一八七

戊戌保國會章程 康有爲……………四一七

戊戌清德宗之密詔 羅惇齋……………四二一

戊戌維新得罪者之略歷 梁啓超 四二三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 勞乃宣 四二七

庚子拳變後京津間之慘狀 陸樹德 四三九

庚子拳變日記 景善 四六三

庚子教士受難記 闕名 四九三

庚子兩宮蒙塵紀實 王文韶 五〇一

張文襄之自述 羅惇齋 五〇五

參議院一年史 林長民 五〇九

壬子迎袁始末 蔡元培 五一九

宋案真相 程德全 應德閔 五二三

國體戰爭躬歷談 梁啓超 五二九

從軍日記 梁啓超 五三五

護國之役回顧談 梁啓超 五四三

復辟陰謀紀實 孫毓筠 五五七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太平天國始末

(卽李秀成供辭)

李秀成

編者按：曾文正在此供辭後批跋云：『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籠中親筆所寫，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約寫七千字。其別字改之，其諛頌楚軍者刪之，閑言重複者刪之，其宛轉求生乞貸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以贖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敗亡有十誤者，亦均刪之。其餘雖文理不通，事實不符，概不刪改，以存其真』云云。據此，可見原供當有七八萬字，今所存者不過三分之一。曩見劉錫談虎客所編近世中國秘史曾錄有此篇，近年在成都出版之滿清野史第四編，亦將此篇錄入。惜此兩書流傳均不甚廣，去年編者在復旦講太平天國史，學生中有欲以此篇作參考者，竟不可得，特再錄一通於此。

今將天王出身，載書明白：天王是廣東花縣人，兄弟三人，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長兄次兄，是前母所生，在家種田，洪秀全在家讀書，同馮雲山二人同窗書友。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也，死去七日，還魂之後，俱講天話，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

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故世人拜過上帝之後，俱不敢拜別神，爲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恐，故而從之。自花縣上到廣西潯縣，桂平，武宣，象州，藤縣，六川，博白，俱星羅數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不從，從者俱是農夫窮苦之家，積歲成衆。所知事者，欲立國者，深遠圖者，皆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

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爲業，並不知機，自拜上帝之後，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天王信用，一國之事，概交與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 盧陸峒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爲業，天王妹子嫁其爲妻，故亦重用，而且勇敢剛強，衝鋒第一。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韋昌輝，桂平縣 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門，是監生出身，見機靈變。翼王石達開亦是桂平縣 白沙人氏，家富讀書，文武備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 白沙人氏，在家與人做工，並無才情，只有忠勇忠義，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勸化，在家之時，並未悉有天王名號，每村每處，只知有洪先生而已。

自教人拜上帝之後，數年未見動靜，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廣西賊盜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

有團練，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起事之時，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隔一村者，故而聚集。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內密藏，並無一人得悉。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南平縣所管，與藤縣相連，起義之處，與吾家西隔七八十里，俱是山路難行，此時我在家知金田起義之信，金田之東王，發人馬來花洲，接天王到金田會集。到金田，有大頭羊大里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爲賊，卽入金田投軍。該大頭羊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壯，故未投入，後投清朝向提台。至羅大綱與大頭羊兩不相和，後羅大綱投之天王。到金田之後，移營上武宣東鄉三里，招齊拜上帝之人，招齊武鄉之人，又上象州招齊拜上帝人馬，仍返金田新墟，屯紮數月，當被清朝之兵四圍，後偷由山小路而出隘關，到思明，想回，逢着清朝向提台紮營數十座，經西王南王打破，然後出關，由八箇水而到大黃墟，分水旱向永安州。

此時我尙在家中，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經過，自梧州藤縣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因在家貧窮，父養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中之苦，度日不能，種山幫工就食。自八歲十歲時，隨舅父讀書，十歲之後，與我父母尋食度日。至二十六七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至天王由思旺到大黃墟，分水旱兩路行營上永安州，路經大黎，四面高山，平地周圍數百里，旱路兵由此經過，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

羅大綱帶水路兵是東王南王所帶。西王北王帶旱路，在大黎里經過，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逢村即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走？臨行營之時，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家寒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安，即在和池屯紮數月。後賽中堂及烏向大軍，四方圍困，內外不通，後由古蘇冲一條小路而過招平。古蘇冲是清朝壽春兵把守，經羅大綱帶領人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關，得火藥十餘擔，方有軍資，不然，尙未能得出此關，困在永安時，並未有斤兩之火藥也。永安水斗軍營，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清朝之軍，是張敬修爲將，因打後欲移兵回，被烏帥大軍追趕，殺我朝男女及兵三千餘人，衆見勢迫，次日，齊心與烏軍死戰，亦殺死烏軍四五千，烏帥被傷，在六塘墟身故。

自殺勝之後，東王傳令，不行招平，由小路過牛角，嶺山出馬嶺，上六塘，高田，圍困桂林一月有餘，攻打未下，退兵由象鼻山渡河，由安縣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後，南王在全州陣亡，計議即下道州，打永明，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衆，足有二萬之數。此時追軍即向張兩軍。後移師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萬衆，茶陵州亦得數千。後西王蕭朝貴帶李開芳林鳳祥等來打長沙，此時我爲兵，尙未任事。西王到長沙攻打，那時天王同東王尙在郴州，西王在長沙南門外中礮身死後，李開芳具稟回郴，天王同東王移營來長沙，實攻打數十日未成功，連開地道數處，放倒長沙大城，我兵不能湧進，外面清朝

向張大軍圍困，在長沙對面沙州，殺勝一仗，殺死官兵數千，以後破城，仍然未下。我朝軍中有糧而無油，鹽可食，是以攻城未就。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呼稱萬歲，妻稱娘娘，封東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稱萬歲在後。製造璽成，攻城未下，計及移營，欲由益陽縣靠洞庭湖邊而到常德，欲取湖南爲家。到益陽忽搶得民舟數千，改作順流而下，過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搬運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漢陽，得漢口，困武昌，然後開道破城，此是東王掌令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掌兵，攻打二十餘日而破武昌。後又未守，直到陽邏，破黃州，取蘄州九江，破安徽省，俱是水旱並行。那時胡以晃李開芳林鳳祥帶水陸之兵，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賴漢英等帶領水軍，得了安慶，未派兵守，趕下江南，將南京四面圍困。七日破鳳儀門，開道破城而進。水面舟隻萬餘，各盡載滿糧食。此時天王與東王尙欲分兵鎮守江南，欲取河南爲業，後有一老年駕東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隻萬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食足，尙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雖係中州之地，只稱穩險，其實不及江南，請東王思之。』後東王復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駕入南京，後改爲天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歸民家。出城門去者，准手力拿，不准擔挑。男與女不得交談，母子

二十九日，朔風烈烈，微雪竟日。提督向榮與賊戰於東郊，奪獲馬百匹，銀輜二，火藥鉛彈無算，是日殺賊盈千，我兵進駐岳王廟。賊大隊未退，城不能啓，東村富民張氏家有積穀，知提督向榮糧運未至，軍不宿飽，乃盡出以獻，事急不暇舂，麾下多壓糠粃。賊復聯舟爲浮橋。

十二月初一日，軍需總局缺錢，城中質庫七家各捐千貫。張國樑（即張家祥）與賊戰於南湖，襲奪其營，獲器械無算。夜五鼓，賊扒文昌門，提督雙福守城上，督兵勇擊退之。

初二日，提督向榮與張國樑攻賊於東郊，自晨至暮，勝負未分，各引軍還。夜四鼓，餘賊掘文昌門地道，既達城下，牆足有大木椿排立極堅，賊以巨斧伐之，丁丁有聲，巡撫常大淳率屬官齊集城上，用夫四百人，挖內濠，引水注滿。

初三日，遣川勇下文昌門搜掘地道，賊無所獲。

初四日黎明，黑霧中聞大聲震動，文昌門城頽二十餘丈，蓋賊於地道以匱盛火藥轟裂也。時守城兵勇有入帳就睡者，有下城買菜物者，賊八人持旗先登，見堞口疏落，招颺大呼，逆黨繼之，復四圍乘梯攻入，兵勇紛紛走避，城遂陷。

巡道王壽同守忠孝門，聞文昌門轟裂，督練勇書役人等急往策應，與賊戰於閤馬廠，殺賊十數人，力盡不屈死。壽同高郵人，進士子恩，晉懷印從死陣前，練勇書役十二人皆戰歿。

昌，地官丞相李開芳，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冬官正丞相羅大綱，夏官丞相賴漢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來意，東西南北翼王合心舉義，圖謀之實績，後此人自行相殺，亂事之原，業經載明。又將李秀成在我朝出身，每年命戰征一切情由，明白寫清，並未隱瞞。自幼生在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母陸氏。一路自粵西而來，我本爲兵，前之內政，俱不經我手。後至南京破城之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那時冬東王有令，要在衙門之中，舉出軍帥一員，帶領新兵，後經東王保我爲右四軍帥，守把太平門外親營，此是癸丑年之間。是年八月，調爲後四監軍，在儀鳳門外高橋把守。十月之間，卽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時官小，不過聽差而已。後春官丞相胡以晃帶領人馬去打破廬州府，破郡之後，來文調往廬郡，把守安民，此四年之間也。調爲指揮之任。至翼王與安福兩門他往，東北王又死，秦日昌因韋昌輝與東王相殺，秦日昌亦死在其內，國中無人，經朝臣查選，查得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出來助國。此時翼王在安省遠去，幸我招張樂行襲得樹這班人馬，聲稱百萬之衆，是以天王降詔來尋，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省。因翼王與安福王三人不睦，出京遠去，軍民之心散亂，故廬州被清朝和帥攻破，合城兵將盡亡。那時和帥自下鎮江，與張國樑困打鎮郡，分軍來逼桐城縣，是清朝軍門秦定三領兵圍困。清朝帥將大小營寨百有餘座，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爲等處，節節連營，處處嚴密，困逼桐城。此時我

布政使梁星源，端坐廳事，賊入謂曰：『我等爲官，不能保守土地，誠宜殺，然吾百姓無辜，若慎勿肆屠，上干造物。』怒言已，瞋目視賊，一賊挺鎗貫其頸，昇尸於外，事平，覓不獲，舉衣冠招魂以葬，星源、岐山舉人。

廣儲庫大使張壽祺，在庫禦賊被戕，父母自縊。同時糧儲道庫大使鍾秉權亦在庫禦賊被戕，一家八口皆自縊。壽祺，陽湖人，秉權，南海人。

武昌知府明善自縊未絕，賊至，引頸受刃而亡，幕友蕭志蘇、陳和庭、周鼎同死，明善，滿洲鑲藍旗人。
通判李芳，一家老幼十口，闔門自焚死，芳，上元人。

已革知縣施均守火藥局，城陷或告之曰：『盍逃乎？』均監守弗去，謀欲舉火燒賊，而賊已至，遂戕於局，均，浙江人。

武岡同知周祖銜，辦理軍需總局，在局罵賊死。祖銜，商城人，進士。總局聽差委員試用從九品鄭愚，一家五口自焚，愚，灤人。

鹽知事李萬春，巡檢張偉績，聽差糧臺，賊入，各格殺數賊而死，萬春，朝邑人，偉績，鄂人。

府學訓導吳長庚，挺身罵賊，子兆豐、兆履、婦袁氏、胡氏，女二，僕婦鄧氏，男婦八口皆死。長庚，漢陽人，舉人。縣學教諭魯唯赴泮池死，唯，漢陽人，舉人。訓導阮熙仁自縊於明倫堂，熙仁，黃安人，舉人。前監

永不出京門，後封爲正掌率大臣，朝中內外之事，悉歸其制，連我與陳玉成亦歸調度。自翼王出京之後，死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二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臣。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聞清朝將兵，凡拿廣西之人，斬之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廣西之人，解散久矣。後有人奏聞天王，各有散意，卽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自此一鼓之銳，振穩數年。此時成天豫陳玉成屯在太湖潛山，我屯在六安霍山，曾輕騎約成天豫赴安省會議，云朝中這亂如何停止。斯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陳玉成又封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實任，那時我爲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權，提兵符之令。我自爲兵出身，任大責重，見國亂紛紜，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諫，懇我主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賞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寬刑以待萬方，輕世人糧稅，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因此奏諫，當被我主降詔革除我爵，後再復一本，將天下之大勢情形，並陳奏諫之來歷，奏本由朝臣手過，見我本章明順，朝臣親上殿奏諫，仍復我職。那時和帥困我鎮江，內外不通音信，內又無糧，外又無救，翼王遠逃，那時朝中無人，獨我與陳玉成二人有兵多衆，故調我下救鎮江。當時由皖上六安，全軍調下，救出鎮江之兵，失去鎮江之城矣。那時清朝和張兩帥，引軍攻打句容，那句容縣天王守將是襲職夏官丞相周勝富把守，戰攻數月，被和張兩帥打破，來困天京，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此段放下，先說明向帥欲困天京之由。

總吉祥，荊州駐防旗人，盧蔭鴻，昆明人，李文魁，江夏人，外委余朝鳴，江夏人，皆殺賊陣亡。士民兵勇殉難者，不下十萬餘人，忠義震一時，茲未能枚舉，特表守土官之尤烈者。

補錄蒲圻殉難官弁

知縣周和祥，四川仁壽縣人，舉人，聞賊入境，與縣丞張汝琛，典史何耿，城守千總胡起太，率衆嬰城守，賊大至南門，發砲擊死賊數十，相持半日，城陷，和祥迎賊詬罵，賊怒，剖其腹，屹立受之，既斷頭，乃仆。時有監生陳修榮者，伉爽士也，聞和祥死，亦相繼罵賊不屈，賊併磔之。汝琛轉戰敵樓，殺數賊，忽刀落擊斷，遂遇害。耿被戕路隅，起太巷戰，大呼殺賊，負創歸家，自縊，所蓄犬守屍不食，哀號斃其側。開城士民及吏役等皆死之。汝琛，上蔡人，耿，蕭山人，起太江夏人。

南陽鎮都司王煜，河南撫標守備嵩山擺元慶，鎮外委張洪恩，竹山協外委黃長森，共統兵八百，守蒲圻，賊至迎敵戰歿。

補錄漢陽殉難官弁

知府董振鐸，漢軍鑲黃旗人，城陷，與縣丞趙德忠，從九品張世勳，把總吳金彪皆殺賊死之。

署游擊李信，匹馬橫槊巷戰，良久，復舍騎徒步，跳盪所至，披靡殺賊幾百人，至魁星樓，憊甚，身被數十創，復奮鬥乃死，信，晉州人。

下鎮江，屯在金山金鷄嶺九華山脚，與吉帥大營相對。吉帥防我攻其大營，處處嚴密防守，是夜調齊鎮江舟隻，由金山連夜渡過瓜州。次早黎明，親領人馬，同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吳汝孝力破土橋，清軍又敗。紅橋以及卜著灣、三岔河清營盡破，大小清營一百廿餘座，聞風而逃。當即順破揚州，後將揚州一帶糧草運入鎮江，自在湯頭岔河及湯水山邊把守，獨留夏又正丞相周勝坤帶領人馬把守吉張舊營，是堵後路之意。破土橋後，得揚州，取糧回鎮郡，事完，領兵回京。那湯頭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把守吉張兩帥舊營六個，自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破過土橋之後，此處周勝坤所守之營，仍是吉張兩帥破去。周勝坤兵敗，吉張兩帥將此營堅紮，加工修理，絕我歸京之路。斯時無計可施，全軍概在揚州儀徵，欲由六合縣上浦口回京，後經張國樑知道，帶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盡心拚命，合爲一氣，仍由金山渡江而回。過到金山，那時張國樑在六合未回，當即領兵攻打高資，吉帥由九華山帶兵來救，當被我朝軍兵逼吉帥逃入高資山中。吉帥自用短洋砲當心打死。清兵見主帥自死，各軍自亂，後悉知清朝吉帥身死，營中無主，即移營趕下九華山。次日早晨，全軍俱集九華山脚，吉帥之營七八十座，軍中無主，自亂，不戰自走。吉營失過之後，張國樑由六合趕至，救之不及，兵屯丹徒鎮，後將我得勝師前往丹徒，與張國樑見仗。是時鎮江守將吳汝孝，帶領人馬千餘，前來助戰，將張國樑馬軍先破，步軍並進，張軍敗。次早行營回京。湯頭舊清營，見九華山營失守，憑我軍直上到京。東王下令，要我將孝陵衛向帥營寨攻破。

方准入城。將我鎮江得勝之師，逼在燕子磯一帶，天天屯紮，逼得無計，將兵怒罵。後親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入京，同東王計議，不欲攻打向營，因其久紮營堅，不能速戰。東王大怒，不奉令者斬，不敢再求，即允行戰。次日開攻移營，由燕子磯、堯化門、紫寨四營，堯化門清將是向帥發來鎮守，我自此屯紮。次日張國樑已由丹徒返回孝陵衛，是早引軍與我迎戰，張軍敗陣，仍回孝陵衛，我等移營堯化門。次日張國樑復領馬步前來，翼王亦帶曾錦、兼張瑞謀等引軍助戰。清軍滿兵馬軍先敗，次即向張所領漢軍亦敗也。是日向張救堯化門未能，自軍敗陣後，被我四面追趕，當即攻破孝陵衛、滿漢營、紫寨廿餘個。是夜向張自退，我兵並未追趕。後東王傳令，將向張營紫器械什物，運齊入城，令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等領兵追由句容而去，順手而得句容，且下丹陽。斯時向張已到丹陽六七日矣。兩家并力迎敵，是日張軍敗入城，並不出戰，堅守城營，我力攻未下。清軍精銳養足。此時我朝之兵，戰久未下，兵士少有戰心。後張國樑分軍迎敵，在丹陽南門外大會一戰，兩不高下。此時向帥困在丹陽，又失去孝陵衛大營，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陽，是以向帥自縊而死。張國樑與向帥拜爲契爺，他見向帥自縊，故而奮身再與見仗。後被張國樑攻破丹陽南門外我朝營盤七個，殺死數千人，南門守營之將是十三檢點，周得賢，砲中身死，餘軍逃散。此員戰將勇敢有餘。衆軍見此員戰將戰死，攻打丹陽又不得下，各有畏意。那時人人已有退縮之心，無計可施，只得把全軍攻打金壇，亦未能得，連打廿餘日，與張國樑戰，那時李昭壽亦在其場。攻城未完，然